

白羽著

# 毒砂掌

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

I24.8  
250

# 毒砂掌

白羽著

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封面设计：雪 子

封面画：张向农

责任编辑：张秉正

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

毒 砂 掌

宫白羽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5.875 字数：349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丹东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250册

\*

ISBN 7-5378-0820-1

---

1·798 定价：9.60元

## 内容简介

玉幡杆杨华、江东女侠柳叶青伉俪情深、联袂南下，追蹶云南狮林三鸟踪迹，寻讨狮林观掌门一尘道长临终所赠传世之宝青镡寒光剑；狮林三鸟为雪其师一尘道长被仇敌暗算之耻，倾巢携剑，直奔西川，追杀峨嵋七雄；峨嵋七雄却群集于江南鲁港，公然叫阵于飞刀谈五后人门前，被陕南大侠华雨苍路见不平，赶入江中，隐藏在铁锚帮秘巢之内。于是，四方群雄，汇集于此，彼此争杀，血染长剑。

本书故事头绪繁多，矛盾交错，且文笔老到，颇耐咀嚼。

---

---

## 出版说明

在我国，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，现代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的创作成果，无疑是民族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，为了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，我社在宫白羽先生的后人宫以仁先生大力协助下，整理并出版了这套全集。

宫白羽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宫竹心，1938年始用“白羽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

白羽是“五四”以来将新文艺思想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家，几十年来海内外不断重印白羽著作，许多学者汇集白羽武侠小说书目多列为23种或24种。经我社与宫以仁先生搜集、考证，认为有22种出自白羽手笔，其余则系同书异名。各种书目中又遗漏了白羽最后一部武侠小说《绿林豪杰传》（1955年）。

《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》，经过很大努力，已经搜集全了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白羽创作的武侠小说。其中8部为字数较少的中篇作品，在编辑本全集时，每两部合为一集，故本

## 出版说明

---

全集共 23 册。需要指出的是：《秘谷侠隐》一书，虽然目前只有上半部，且又残缺，但为了不致有遗珠之憾，仍然收入全集，以便于学者、读者研究鉴赏。

在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，一直得到宫以仁先生的大力支持，谨表谢忱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2 年 3 月

---

## 凡 例

一、本全集包括白羽 1927 年至 1955 年创作的武侠小说 22 部 23 册。

二、本全集的作品均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貌排版，不作任何删节。对原版中的错字、漏字、衍文、标点作了订正，原著不分段者，为方便读者，适当分段。

三、本全集各书收入原著中作者的自序、题词、叙略、后记。

四、本全集有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缺遗，为了故事的完整，由官以仁凭记忆，并根据白羽生前构思，补写简略情节。补写之处，均加以说明。

---

---

## 编辑说明

本书写于1949年，同年由上海广艺书局出版。广艺版共分五卷，卷一“毒砂掌”题目下，有“续狮林三鸟”字样。

《血涤寒光剑》于1940年初刊报端，并于1941年由天津正华出版部出版之后，曾更名《狮林三鸟》出版。二者相较，《血涤寒光剑》更准确，更完整。因而，广艺版《毒砂掌》卷一题为“续狮林三鸟”，实际上是续完《血涤寒光剑》。

现在出版的这部《毒砂掌》，是根据上海广艺版校订的。



---

---

# 目 录

第 一 章	洞房谈宝剑	1
第 二 章	南访狮林观路逢黑少年	22
第 三 章	客窗互窥测	46
第 四 章	荒林雨夜斗疑兵	69
第 五 章	女侠双比剑玉面留痕	87
第 六 章	寻仇人复被人寻仇	102
第 七 章	奔波儿女情	128
第 八 章	狮林群鸟大举北上	142
第 九 章	开坟悲失头颅	154
第 十 章	江边勘仇踪	172
第 十 一 章	怅望水火牢投鼠忌器	193
第 十 二 章	群侠环攻铁锚帮	214
第 十 三 章	峨眉一子穷林自刎	232
第 十 四 章	血债血还毒刑讯寇仇	245
第 十 五 章	铁莲子双头换一剑	265
第 十 六 章	怀剑偕归	290

## 目 录

---

第十七章	狭路惊逢玉虎·····	308
第十八章	决斗示武·····	331
第十九章	乡居有客来馈蟹·····	354
第二十章	夺宝杀身乘虚袭宅·····	373
第二十一章	当门一箭回天疗妒·····	394
第二十二章	替夫为媒·····	412
第二十三章	覆巢燕骨肉重相见·····	432
第二十四章	伤心人敛怨恚情·····	452
第二十五章	女侠登门求永好·····	469
第二十六章	花开并蒂莲·····	488

## 洞房谈宝剑

江南镇江码头，泊着两艘官船。新任江北五河总兵官，姓陶字纡青，新由吴淞口副将，调署本镇，乃是升缺。陶镇台携带眷属，循水道北上赴任，路经镇江，停舟拜客。少年壮士玉幡杆杨华偏巧在那天到码头上访问朋友，和陶府旧仆相遇。陶镇台和杨华之父本是通家至好，交谊素笃，据陶仆说：老爷时常惦念杨少爷哩。杨华便写了一份年家子世愚侄的名帖，匆匆备礼，去到行轅修谒道贺。

陶总兵立即接见，快谈良久，又把杨华引到妻女面前，给介绍了。笑对陶夫人说：“夫人您看，这就是杨靖侯杨大哥的哲嗣，十几年没见，他已这么高了。”陶夫人欣然道：“你就是华少爷，我真正认不得你了。你还记得婶子么？你母亲可好？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杨华欠身答道：“家母托您福很壮实，小侄今年虚度二十九岁了。”陶夫人道：“吆，你都二十九了，你媳妇儿不是刘知府的女儿么，你们有几个小孩子？”杨华道：“小侄的元配刘氏，数年前已经患病死去，只抛下一女，也夭折了。”陶夫人道：“哎哟，这是怎么说的，那么俊俏的一个

人，怎么竟会短命呢？你没有续上么？”杨华道：“近来小侄刚刚续娶。”陶夫人道：“是谁家的姑娘，也是咱们绅宦人家吧？”回答道：“娘家姓柳，是寻常百姓。”陶夫人道：“娶进门多少时候了？”答道：“秋初刚办完事。”陶夫人又问：“是在老家办的么？新娘子人才怎么样，我们杨大嫂子也很喜欢吧？”杨华道：“新人也和前室差不多，小侄是在镇江办的事，家叔父主的婚，家母没有出来，家母此刻还在原籍呢。”陶夫人又问：“你这位新娘子呢？”回答道：“现时还在此地。”

陶夫人笑了笑说道：“你们两口子大概想在外边过吧？”杨华答道：“小侄目下正打算把新妇送回原籍。成婚之后，家母还没有见过她呢。”这陶夫人虽是贵妇，依然絮絮叨叨，问长问短，谈的话一点正事也没有。杨华很客气很耐烦的答对着。陶总镇吸着水烟，面对杨华，向夫人说道：“仲英现在还没有做事，不夷不惠。坐令韶光虚度，不是我们簪缨人家所宜有的。我打算邀仲英到衙门去，给我帮帮忙，就便遇上保案，也可以干父之蛊，克绍箕裘……我听说你跟江湖上的人物结纳，风尘中多有屠沽奇士，固然很好；只是这种人难免有作奸犯科的。况且目下秘密会帮很是跳梁，你们年轻人，交友不可不慎。”说得杨华蹶蹶起来，他现在这个继室娘子就是江湖人物。陶夫人从旁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，华少爷若肯跟老爷到任上去，又比纯甫强多了。纯甫究竟是老爷的内亲，恐怕落闲言。华少爷，你现在不是没有做事么？你本是荫生，你跟我们上任，帮着你二叔，忙忙；遇上机会，把你保举上去，凭你这样人材，一定是一员虎将。你不要在外头瞎混了。”

杨华见陶总兵夫妻意气殷勤，颇有允意。他自己也曾盘算过，年当少壮也该励志功名，真个的在江湖上浮游一世么？

陶镇台眼望着他，似要等他回答。他便欠身肃对：“既承叔父大人不弃，小侄理应遵命效劳；只是小侄还有一点私事羁身，不能立刻追随大人赴任。我有心在半年后再去，但我想叔父大人此番荣擢，一到五河，接收整饬，处处需人，忙的时候小侄不能去；不忙的时候才赶了去，小侄心上觉得不安。小侄为此犹豫，我还能在叔父婶母面前说客气话么？”

陶镇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不能即刻动身……”底下的话没容讲出来，陶夫人就笑着接过去了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私事？你别是新娶了媳妇儿恋家吧？”你不会把侄媳妇也带到任上去么？”说得杨华忸怩起来，连说：“不是，不是为这个。”陶总兵也笑了，仰脸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这五河卸任的总兵，跟我也是老友，预料盘交营底，点收官项，还不致有什么麻烦，你既一时不克分身，那么半个月以后呢？”……半个月还不行，那么索性到明年春正呢？”

杨华至此再不能推托，立即站起身谢了栽培。陶纡青笑道：“我也不给你下聘书了，你也无须道谢。我有两个缺，打算给你留着，一个是营务处帮办，执掌军纪军法；一个是教练员，训练士卒。营务处是文，教练员是武，随你挑选。转顾夫人道：“还有总文案的事，胡道台给我荐了一位绍兴老夫子，听人说他奏牍上并不怎么样，只会寻常的八行和檄札咨禀罢了，我还想邀纯甫帮办文案。”又谈了一阵闲话，杨华告辞，陶总兵亲送出行馆，到了门前，杨华紧行数步，回身拜别。陶总兵含笑拱手道：“我们明年春初再见吧。”在镇江酢酬三两日，陶总兵吩咐开船，过江宁拜客，又捱挡数日，即转赴江北五河就任。

杨华回转镇江府城寓所内。小楼一角，上下四幢，这是

杨、柳夫妇新婚的洞房。这洞房可算是玲珑小巧的家，室内院内铺陈一新，娘子柳叶青就在楼上，由师兄鲁镇雄拨来一仆司厨，一婢执炊。新娘子柳叶青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满头珠翠，穿绣花鞋，系百折裙，颇有新妇的模样了；只是说话大嗓门，走路大洒步，没很改过来。她的嫩白的手，依然是玩惯了刀剑，不会拈针走线，她的衣纽开了绽，她依然着急。她学不会缝缝连连，做了几个月新妇，只学会炒鸡蛋。

玉幡杆杨华拜客回来，来到家门，扶梯上楼，小婢掀帘子说道：“二爷回来了。”新娘子小步走过来，立在新郎身边，等候着接那要脱还没脱下来的马褂。小婢也赶过来，等着接帽子，再泡茶水。杨华自丧元配，孤踪漫游，自己服侍惯自己；到此日胶弦重续，再温室家之好，又回到温柔乡了。新娘子努力学乖，勉主中馈，尽管上床不能剪子，下床不能铲子，可是为妻之道，正从师嫂那里偷学着呢。闺房之中，她居然也能陪笑说话，看丈夫眼色行事了。只是不要遇上事，遇上事一忘情，她还是情不自禁，独断独行与杨华抬杠。

她服侍着丈夫，脱去了长衣；她等着丈夫坐下了，她也坐下来陪着，然后问道：“见过了么？”答道：“见过了。”问道：“这位镇台跟你说了些什么，还很亲近么？”杨华道：“当然很亲近，我们本是世交，你猜他对我说了些什么话？”柳叶青道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又……”本想说我又不是蛔虫，觉得这话又像要抬杠，连忙咽住了。

她自出嫁以来，由上轿前半月起，她的大师嫂不知跟她说过多少回话，她的父亲铁莲子柳兆鸿，也告诫过她许许多多话。妇人以柔顺为正，姑娘应当把耍刀剑、闯江湖的习气收一收。现在是男家就亲，却也很好。趁这机会，练习练习，

将来回家，好侍候婆婆，应付妯娌；再不可照从前耍小性，动拳动剑了。做女人的要敬爱丈夫，丈夫越宠爱自己，自己更要柔和。况有现成一个情敌李映霞姑娘摆在这里，你硬折脖颈，把丈夫搬转来，不如拿柔情蜜意拴住他。做男子的都是三天新鲜，你要自己好好修饰，处处容让着男人，他自然没有别的想头了。像这些话真难为了铁莲子，竟以严父之尊，兼作慈母之训，屏人密语，倒像老虔婆似的唠叨起来。若像起初，柳叶青哪里听得入，但她和杨华已然经过波澜，铁莲子过于疼爱女儿，什么细微的地方，都教到了；就是自己无法启口的话，他也密嘱徒儿，转嘱徒弟媳妇，翻开娘娘经，把柳叶青加紧教导了一回，再回，许多回。像野鸟似的柳叶青，新婚洞房中居然入了笼，颇有闺阁之风，渐汰江湖之习了。然而这话只能粗粗的看表面，山河易改，禀性难移，柳叶青当时虽然默默接受了老父的训诫，日后免不了依然复发。

柳叶青陪着笑问道：“我真猜不出来，可是的，这位官老爷跟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杨华道：“他要邀我到任上，给他帮忙去。”

柳叶青道：“你去不去呢？”杨华道：“去倒想去，只有一件难处……”忽然失笑了一声道：“只是我舍不得你。”

柳叶青脸一红，看了小婢一眼道：“别胡说，你倒是有什么难处？”杨华面色一整道：“难处多着呢，跟你也商量不出来，还是请岳父来吧。你是傻姑娘，你出的主意比我还傻哩。”遂命小婢传话，教门房老张，到师兄鲁镇雄宅，去请岳父铁莲子柳兆鸿。

柳叶青道：“说真格的，你有什么为难的事？我父亲前些日子还说呢，你都快三十了，你又是仕宦人家，在江湖上混，

未免格格不投；若是还做官，也该想法子投军谋事去了。我父亲说，他和罗思举军门有点渊源，打算写一封荐信，把你荐了去。可是他老人家又说，你家本是世代武职官，你们有的是门生故吏，何必做岳父的代谋。现在果然陶镇台邀你去，这不是正好么。”

杨华道：“你倒贤惠，你舍得我去从军么？从前有人作过一首诗：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……”柳叶青道：“你才傻呢，你出门作事去，我不会跟了你去么？”杨华笑道：“你就忘了一样，你还能骑马么？”柳叶青嗤的笑道：“你别看我现在扭着走路，我是没法子，他们全笑话我，我不能不这么走。”说着把脚一抬道：“我们大师嫂又故意的给我作了这小鞋穿，我做了新媳妇，人没受夹板气，脚先受起夹板气了。可是遇上事，穿上我的鹿皮靴，照样还能上房，骑马又算什么呢？”

杨华低头看自己妻的脚，高底绣履，直掇起来。比平常小了一寸，又瘦又尖，真是小鞋；忍不住笑道：“怪不得你成天扭，你原来踩着寸子呢。算了吧，我不嫌你脚大，你还是把你那双大鞋拿出来吧。你不会扭，你扭的一点也不好看。”柳叶青很不好意思的笑道：“你的嘴真损。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吧，我看你还是去好，我跟了你去，我也算是上任的官娘子了。”杨华道：“想不到你也是着了官迷。你的脚能出门，可是你的肚子呢？”

柳叶青红着脸说：“那碍什么事？”杨华道：“那正是要紧的事，你有了喜了，你自己还装不晓得？你想你无缘无故的吞酸呕吐，口味无常，你是怀着小孩了。”柳叶青道：“你倒是老娘婆，没有你不懂得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听大师嫂



说的，她是逛你的。”

夫妻闺房调笑，等候铁莲子。杨华又道：“老实说，我打算把你送回老家，我再出门。母亲很想见你，你做儿媳的也该服侍她老人家两天，也是做子女的道理。等你分娩了之后，我的事也许有了头绪了，我再接你出来。你想我这一去，不过是帮忙，不见得准有职名；我把你带了去，也不方便。”

杨华这一番话，柳叶青听了，不由一呆；半晌说道：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你就走么？”杨华道：“怎么一个人，还有母亲，还有嫂嫂呢。”

柳叶青不言语了，她的心眼里不愿意，可是这也是“为妇顺”之道，嫁鸡随鸡，自己怎好说不愿回婆家去。

杨华看着她的神气，又道：“不然的话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你又怀着身孕，我去了也不放心。你难道说，已然出嫁，还到大师哥家寄住么？况且，寄居产子，也不像话。”杨华说着，听柳叶青的回答，柳叶青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了。杨华哈哈一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要是带着你回家，有我跟你做伴，就行了吧？”柳叶青徐徐说道：“我和婆婆还没曾见过面，你丢下我就走，我又不知道婆婆的脾气秉性，我又不会做活做饭，又有一位寡居嫂嫂，……你也替人家做女人的想想啊。我现在就好比野鸟入笼，人家已经受着罪呢，怎么你还把我送回小笼子里去。”杨华道：“看这意思，你是决计不肯回我的家了。”

柳叶青忙道：“二爷，您别窘我了，我拙嘴笨舌的，我可比不上人家李映霞李姑娘。我服侍你，已然不行，蓦生生的，教我一个人回家。……”说着十分委屈，她就是没哭罢了。哪知杨华是故意呕她，她越央求，杨华越慢声慢气的用话拿捏